

胡杨萧萧

周

非





胡 杨 萧 萧

周 非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胡·杨 萧 萧
周 非

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
新疆新华书店发行
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$17\frac{7}{8}$ 印张 10插页

1979年8月第1版 1979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8·61 定价：1.36元

内容提要

这部长篇小说写的是一支英雄的农垦部队，开发塔里木河流域的故事。

一九五八年秋，这支曾经在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大显身手的英雄部队，在开发了塔里木河北岸大片土地以后，乘胜南渡。他们在抢渡塔里木河、开发无名荒原的战斗中，遇到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和塔克拉玛干特有的狂风沙雨的袭击，以及阶级敌人的捣乱、破坏。他们战胜了重重困难，在这万古沉睡的荒原上，夺得了当年开发当年播种的胜利。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。

作品塑造了田毅成、梁成、严希林、秦金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英雄形象；也塑造了于洁、亚生等一大批奋发有为的年轻一代的生动形象。故事情节曲折动人，生活气息很浓。

目 录

一	心里的波涛·····	(1)
二	吐斯里克·····	(22)
三	河风拂动着他的白发·····	(41)
四	遭遇战·····	(60)
五	塔里木的主人·····	(94)
六	在莽莽的丛林里·····	(125)
七	十里长堤战旗红·····	(140)
八	“应急计划”·····	(178)
九	别有幽情暗恨·····	(215)
十	塔克拉玛干敞开了胸怀·····	(235)
十一	第二个阶梯·····	(270)
十二	洪波的精灵·····	(305)
十三	沙漠里的魔鬼·····	(334)
十四	野骆驼·····	(367)
十五	“烽火台”上·····	(397)
十六	夜深沉·····	(427)
十七	重逢·····	(460)
十八	鲜花献给·····	(486)
十九	二次战役·····	(515)
二十	战地黄花·····	(543)

一 心里的波涛

一辆深绿色的小汽车，在去塔里木的戈壁公路上奔驰着。

这是一条非常简陋的临时公路。大部路面都是用坚硬的盐碱土块填筑起来的。那些流沙陷动的地方，铺着红柳枝、野麻，或者胡杨树枝。路面上凌乱地深深地留下了卡车轮迹和拖拉机碾轧过的印痕。这说明，这条小小的、不显眼的公路正在承担着繁重的、超过负荷的运输任务。

这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向塔里木进军最红火的日子。塔里木的火热的七月。

向塔里木大进军的号角吹响后，从去冬以来，成千上万的军垦战士背着枪，扛着坎土曼从这里奔向荒林古漠，各种汽车、轮式拖拉机、马匹、骆驼，日夜穿梭，各种沉重的农业机械，披着戈壁的沙尘，在这条公路上隆隆前进。

小汽车灵巧地避开公路上的坑洼、沙窝、碱块、树枝，高速前进。开车的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人，胖圆脸、浓黑眉，军便服敞着襟子，嘴唇上咬着一支早已熄灭了的叶子烟卷。他浓眉一皱一皱地，显然这糟糕的公路，使他憋着一股气。

“师长，这路要……”他一面说一面斜眼瞧了瞧坐在他旁边的田毅成师长，当他发觉对方正在眯眼微睡时，就忍住没有说下去。

但田毅成却突然睁开了眼睛，说：“你说什么？老崔！”

“没有什么。”老崔掩饰地说，“你好好休息吧。我就是怕路不好，影响你休息。”

“我这不是休息得很好吗？”田毅成舒开细长的眉毛，用手掌搓了一下脸，“我刚才还做了个梦哩！”

“嘿嘿嘿……”坐在后座的一个女干部，轻轻地笑了一声。

田毅成转过身，说：“蒋文英同志，这塔里木真象一把烧红的烙铁，日夜在炙着我们这些人的心，是吗？”

“你是梦见了塔里木？”老崔问。

“除了它，谁还来入我的梦！”田毅成的话，引得蒋文英哈哈大笑。笑声惊醒了真正在做梦的另一个人。他就是原师后勤部副部长，现调任农垦十八团（就是这支部队战史上有名的“老八团”）副政委的吴中天。

蒋文英问：“吴副政委梦见了什么？”

“梦啥，你们说的话，我都听见了！”

“老吴，你那儿子，工作了吧？”田毅成斜着身子向后问。

“哎，他去年就进了塔里木，开拖拉机！”

田毅成没有孩子，所以他平时对老同志们的孩子就特别关心，很留意他们的成长，见了就要问长问短的。

“《战声报》上还有他写的诗哩，你看！”蒋文英说着，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折起来的四开铅印小报，说，“副刊《塔里木》编得不错……这不是，吴延生的诗……”说着，她就念了起来：

“塔里木河浪滔天，
丛林莽莽不见边，
英雄大闹塔里木，

要叫荒原献粮棉。

聊把风沙作汗巾，
明月一轮当灯点；
敢想敢说又敢干，
胜过当年南泥湾！”

田毅成听着，高兴得一把抓过《战声报》，说：“这小子将来要成为诗人的！老吴，你真幸福！”

吴中天打了个呵欠，无所谓地说：“没什么能耐！”

老崔说：“这诗很有气魄！再念下去！”

“就这八句，没有了。”

“是啊，意犹未尽呀！”田毅成有点惋惜地说。他浏览着报纸，轻轻地念起了其他的几首战士诗：

“‘坎土曼，象把扇，扇得塔里木打颤颤；一扇流水进良田，二扇荒原献粮棉……’‘一根扁担五尺三，担完黑夜担白天，别看这个土玩艺，一头能装一座山……’都不错，这就是我们塔里木人可贵的气魄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你们都还是养养神吧，路还远着哩！”老崔打断了他们的谈话，又关心地看了看田毅成：“你已经两天两夜没有挨床边了，看样子，今夜又是……”

“坐车上路，就是最好的休息。”吴中天说。

“也可能是的吧……”田毅成说着，身子向后一靠，眼睛又眯了起来，但他握着扶手铁杠的右手食指，却急剧地活动起来，敲得铁杠发出铮铮的清脆的金属声。老崔清楚，这是他坐车时思考问题的老习惯。他这个人就是惯于用他平静的表面现象，不露痕迹地掩藏他内心汹涌奔腾的思潮。

遇到这种情况，老崔总是尽量设法把车子开平稳，希望尽

可能不打断首长的思绪。但这坏透了的道路，来往穿梭的车辆，都使他很难做到这一点。不过，田毅成仍然象毫无感觉地眯着眼，手指敲着铁杠，平稳地坐着。

老崔又看看后座的两个人。塔里木荒地勘测队的技术员蒋文英，好象一点也不疲倦，不断地用手绢扇着从车窗外飞进来的灰尘，用她周围刻着细微的鱼尾纹的双眼，向四边张望着。老崔知道她是一九五二年部队剿匪时，被“老八团”从敌人的枪底下抢救下来的。他也知道，这个年近三十岁的人，还没有个家，一直是“单干户”。其它，他就不太清楚了。她这次是到司令部办公事，今天搭便车回队。而那个副政委吴中天，现在正仰首躺在那里，发出呼噜呼噜的轻微的鼾声。

“碰鬼！”田毅成突然轻轻地喊了一声，坐直了身子，睁开眼，两手在几个口袋里摸了一阵，摸出了香烟，准备抽烟。

“他准是又想到困难的问题了……”老崔习惯地在心里说。他转脸看了看，田毅成正在使劲按打火机，两条细长的眉毛，向中间一挤，略为变成了弯曲的弧形：他有些烦躁了。

不错，一贯沉静的田毅成，有时私下里也会流露一些烦躁的情绪。所谓的“私下里”是指田毅成在某些重大问题面前，内心出现的一些暂时的矛盾。作为向塔里木进军这个伟大战役的主要指挥官，在他的面前，无时无刻不堆积着各种各样的重大问题，等待着他回答、指点、决定。当有些纷纭的问题纠缠起来，一下解不开时，他内心的“烦躁”情绪往往表现出来，这时就说一声“碰鬼！”

大家都知道，这“碰鬼”二字，是田毅成最“粗暴”的表现形式，仅此而已。这两个字，在某些场合下，还会给人一种亲切和舒心的感觉。

那么，现在田毅成为什么会喊出“碰鬼”来呢？他内心究

竟碰到了怎样的暂时矛盾呢？

他今天首先要到水库工地上去，然后，还要看看拦河闸工程进行得怎样，最后，他要直奔吐斯里克，和管理处处长梁威等指挥十八团南渡塔河，向无名荒原进军。他想到，红旗水库工程指挥部总指挥、十九团团长李明昨天在师党委扩大会上拍桌子发火，说如果再不增援十台推土机，九月上旬水库合龙的计划就要落空；那个主管拦河闸工程技术的工程师邓老头，在会上把手掌伸到他田毅成的鼻子底下要钢材，声言如果再不补充十五吨钢材，拦河闸质量将不能保证……这些问题如何解决。拦河闸缺钢材，这是他清楚的，二话不说，给了邓老头满意的答复；李明要十台推土机，田毅成就有点犹豫了。但是，他知道，李明这个人从来不当伸手派，这次伸了手，可能真的有困难。不过，这家伙有时也喜欢使个精灵，耍个手法。他往往在条件顺利时把一些设备、物资先打下埋伏，掩藏起来，到关键时刻拿出来，偷偷贴上去用，最后把事情办好。正因为知道他的特点，田毅成当时答应暂给五台推土机，然后去现场了解了解，决定是否再给他五台。最使他揪心的，还是向无名荒原进军的事情。荒勘局派驻吐斯里克的塔里木荒勘大队大队长刘敬业，一直以服从全面规划为借口，反对开发无名荒原。这个人自称塔里木通，而且骄傲自大，目空一切，动不动就拿上级压人。他坚持要把部队全部投入他所谓的“共产主义的建设项目”，即全面整治塔里木河，反对忙于搞“零碎”。所以，四个月前，有三个团要开过塔里木河，准备在南岸建立农场时，他就坚决反对。但被师党委顶回去了。十八团由于在边境修筑公路，最近才回归师的建制，昨天开向了塔里木，今夜就要南渡塔河，奔向最远的无名荒原。那个刘敬业很可能也会在这个行动上制造障碍。不过，这不要紧，进军塔南的计

划，是在做了充分调查研究后，认为条件完全成熟的情况下，扎扎实实地制订出来的，上级党委已经批准，他刘敬业起不了多大作用。……田毅成也想起，十八团团长严希林昨天在师党委扩大会上拍着胸脯下保证，要去吞掉塔南最远的那个无名荒原，他的劲头可足了。

“……桥！？”田毅成在心里喊了一声。他想起最近塔里木河洪水大涨，五个月前刚修好的塔里木河大桥，因桥基流沙滚动，桥身出现动摇。大桥建成的时候，中央农垦部的领导——原来咱们三五九旅的老首长还来电报祝贺，说这是“南北天堑变通途”，“塔河第一桥”。现在如果它出问题，可是一个很大的损失。要知道塔南已经过去了上万人啊！

田毅成想到这里，就侧过身子问蒋文英：“塔里木河这几天的流量是多少？”

“前天我离开吐斯里克的时候是一千八。”

“一千八……不大！”他心里说。

“历史最高纪录是三千多，不过，今年的洪水来得较晚，但来势凶猛，可能九月份才是高峰。”蒋文英说。

“你看大桥有问题吗？”

“难说。”

田毅成看了她一眼，没有说话，仍然微眯起眼睛，扶着铁杠的手指尖，又敲响了……

“目前的关键在无名荒原！”他心里默默地念叨着……

……

吐斯里克是开发塔里木的前线指挥所。设在那里的管理处，目前领导着塔里木河南北两岸的九个农场。其中，十八团向无名荒原的进军，是在上上下下意见纷纭的情况下开始的。那一带地方是一片低地，河水如果继续上涨，就可能被洪水淹

没。在水库合龙之前，要在那里开荒造田，是有一些危险性的。这就象过去打仗一样，战机如果把握不住，配合不好，或者某一个环节失调，这个仗就要打败。田毅成心里清楚，水库合龙蓄水、拦河大坝建成分洪，这才能减少塔里木河的流量，从而，才能保住大桥，才能使无名荒原的开垦顺利进行。他也知道，目前正是各种矛盾高度集中的日子，是最困难、最关键的日子，开发塔里木的步伐能否既稳又快，就在此一举。

内心思潮的激荡，震撼着他，他的身子在座位上转动起来。他受过枪伤的食指尖，敲得铁杠铮铮发响，时而迅疾，时而滞缓。那声音也使驾驶员老崔的心情焦灼起来。不错，这无疑是冲锋前的号角，搏斗中的呐喊，胜利的召唤……老崔，在和田毅成的长期同行中，越来越理解这铮铮响声的含义。他从这个声音中，似乎听到过激越的风暴怒吼，也听到过欢快的溪流潺潺……但是，今天，这声音却多么的异常啊！他转过头迟疑地望了望，见田毅成依然是双目微闭，眉毛舒展，甚至嘴角上还轻漾着一丝儿淡淡的微笑。

老崔心里说：“焦心啊，为了这塔里木！你看看他脸上的皱纹，他头上的白发……”

前面出现了一长串汽车，车轮卷起的沙尘，在平静的原野上弥漫、扩散。挂在西方地平线上的落日，仍然象火球一样，无情地烧烤着大地。

老崔眉头紧皱：超车吗？小车得绕长段的路。临时公路的左侧，是起伏不平的流沙，车速降低，加上颠簸，肯定会把师长的思绪打乱，不超车吗？你看那个灰尘，象水一样，从车子的每一个空隙中钻进来，田毅成的身上、脸上已经落了厚厚的一层。而且，这样走，速度很慢，天黑前怎能到达水库。去水

库，要在一百二十公里的地方，离开临时公路向右拐，那一带路面更坏，晚上很不好走。

这时，田毅成却突然睁开眼，说：“老崔，时间宝贵，超过去吧！”

小汽车一面鸣号，一面拐向左边，在沙包群里加足马力向前开。但怎么用劲，速度总是和大汽车差不多。老崔急得头上直冒汗。

“喊一喊，叫他们停停！”吴中天睡眼惺忪地高声叫道。

蒋文英已经伸出头去，拉开嗓子要喊了。

田毅成转过身向她摆了摆手，制止了她。

大约半个小时，小汽车才总算超过了大汽车，走上了公路。这时，太阳已经落到地平线下去了，夜幕降临了，晚风习习，大地挣扎着从炎热中走出来了。在小汽车的灯炬中，乘风凉出来活动的野兔、狐狸、跳兔，大四脚蛇等，来往奔驰着，间或闪动着他们细小的、绿荧荧的眼睛。

出现了胡杨林，好密、好高的胡杨林啊！临时公路顿时好象陷入深深的谷底，两边黑黝黝的。汽车在森林的巷道里飞向前方。

被凉风吹醒的吴中天，环顾着车外的胡杨林，惊叹地说：“好高的胡杨树啊，真是遮天盖地！”

“这算啥？”蒋文英不以为然地说，“塔河南岸的胡杨树那才称得上遮天蔽日呢！密得象芦苇草一样。”

田毅成身子动了动，突然想起了一件事，说：“老吴，无名荒原下面靠近大沙漠那里，有三棵胡杨树，又粗又高，你们去那里，可不能伤害它们啊！”

“这么多胡杨树，三棵有啥稀奇，开荒造田，都不挖了？”吴中天说。

田毅成笑了笑，没有说什么。蒋文英抢上来，说：“那可是三棵不平常的树，我没有去看过，只听贺工程师说过。它们是站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沿上的三个威武的哨兵，据说有几百年了。它是长在过去塔里木河的故河道上……”

“长在哪里，也无非是三棵胡杨树嘛！多金贵？”吴中天不在意地说。

田毅成仍然笑了笑，没有说什么。

这时，森林巷道上突然出现了一群闪动的黑影。

“黄羊！”老崔喊道。

田毅成轻轻地伸出手，取下了放在车窗下枪架上的卡宾枪。老崔立即减慢行车速度。

“黄羊，还是鹿？鹿可不能随便打。”吴中天说。

“黄羊！”田毅成轻轻说了两个字，把上身伸出窗外。

七、八只黄羊，移动着细瘦的长腿，在雪亮的灯炬中慢慢地走着。它们可能还没有看见过如此明亮的灯光，也可能没有听说过可怕的枪声，所以新奇地站住了，昂起小小的头，向逼近的汽车注视，绿荧荧的眼睛一眨一眨地。

距离大约有四、五十公尺。老崔准备继续减速，但是枪声响了！一只黄羊蹦了一下，倒在路边的壕沟里，其余的哗啦啦奔进了右边的密林，森林里发出了一阵轻微的骚动。

田毅成放下枪，点了一支烟，默默地坐在车上抽。看着他们三个人狂喜地奔向前去。他们把打死的黄羊扛到车灯前：子弹中在前胸，穿进了心脏。

“枪法真准！”蒋文英吃惊地说。

“他可是老手啦！”吴中天情绪也高涨了。

老崔打开后仓的铁锁，说：“这是家常便饭。我和他只要

一出来，后仓总不会空着回去。”

他们把死羊塞进后仓，关好了门。

当汽车开动的时候，田毅成已经扔掉烟头，斜着身子，右手握着扶手的铁杠，闭起了眼睛，发出了轻微的新声——他真的打起盹来了。

老崔轻轻地开动车子……

老崔给田毅成开车整整十年了。他俩之间的关系，既是上下级，又是阶级兄弟，他无微不至地关怀首长。当田毅成活动频繁、睡眠不足的时候，他总是在行车中给他创造休息的条件。在田毅成到达一个地方，开会、谈话、工作时，他就坐在司机座位上，耐心地等待，从不离开汽车一步。后来，田毅成看不过去，汽车一停，就告诉他，他在这里呆多长时间，叫老崔心中有数，自由活动一下。如果时间长，就把他领到管理人员那里，叫他们弄个房子，让老崔好好地睡一觉。尽管这样，老崔还是尽可能不离开车子，以免耽误首长宝贵的时间。去年冬天，他们从吐斯里克连夜赶到水库工地，田毅成要在那里召开的会议上讲话，第二天，就要赶回师部乘飞机去军区开会。时间很紧，田毅成叮嘱他，好好睡上一觉，以便会议一结束就上路。老崔太疲倦了，就躺在驾驶座上睡着了。半夜，田毅成开完会，准备上车时，看见老崔睡得很熟，就把大衣盖在老崔身上，自己又跑进办公室去烤火等待。老崔盖着田毅成的皮大衣睡得更熟了，一觉睡到天亮。一看这阵势，可把老崔急坏了，但田毅成却笑着从办公室走出来，说：“你要开车，不睡觉怎么行，我坐着车就是休息！”这样的事情，老崔经过不少。

田毅成是安源工人出身，一九二七年九月，他才十七岁时，就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，是毛主席亲自担任前委

书记的工农革命军二团的战士。后来跟随毛主席上了井冈山。长征的时候，他是一个营长。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三五九旅，参加过南泥湾生产。

老崔记得，一九四九年十一月，部队进疆。当时，身为副师长的田毅成，只带一个警卫员，赤手空拳，只身进入国民党一个正在酝酿暴乱的旅司令部，当着起义士兵的面，揭发了敌旅长破坏新疆和平解放协议，反对起义的罪恶阴谋，使敌人一个特务连全部掉转了枪口，把敌旅长关了起来。那次真是惊心动魄呀！老崔开车进去，他怕敌人破坏车子，守在车旁，没有看到里面斗争的情况。据警卫员后来给他讲，敌旅长开始气焰十分嚣张，虽然摆出了美酒、香烟，但却大腿跷二腿，目中无人，要以什么平等地位进行新的“谈判”，还询问田毅成的地位、军衔是否和他对等。这时，特务连正在房外剑拔弩张地集合待命。田毅成厉声斥责敌旅长的罪行，然后，毅然打开后门，出现在那个特务连的士兵面前。他向他们发表了义正辞严的讲话。最后，士兵们拥进屋去，把敌旅长捆了起来，关进了禁闭室……

使老崔感到吃惊的是，田毅成在枪林弹雨中闯了几十年，打过上百次大的恶仗，而他的身上却只挂过一次小小的轻伤，就是那个右手食指尖被枪弹削去了一小半。现在食指的第一个关节还不能弯曲。他在思考问题时，在扶手铁杠上敲得铮铮响的就是那个食指。

老崔在黑暗中又望了望他的那只手，而这只手，现在正稳稳地握着铁杠，保持着身子的平衡——他在那里轻轻地打鼾哩！

森林巷道走完了，临时公路又进入了流沙丘陵地带。拐过

一个大沙包，老崔突然发现，前面出现了篝火的亮光，火光四周，人影晃动。接着看到了一长串停在那里的汽车。

“这是哪个部队？是想在这里过夜，还是汽车陷进了沙窝？”老崔的心情有些焦躁了，“糟糕！他又睡不成了！”他转头看看田毅成，不知什么时候，他的那只伤残的手指又敲得铁杠铮铮响着。

小汽车来到了大汽车跟前。不错，是有汽车陷进了沙窝，人们燃起篝火在忙碌着。

“碰鬼！”田毅成心里骂了一声，用手示意老崔停车。

一群人围上来，七嘴八舌地说着什么。

田毅成分开众人，径直向前面陷车的地方走去。

一辆汽车两个轮子陷在一公尺深的流沙里。人们正在砍树枝，抱盐块，扒沙子，设法把车子弄出来。

吴中天边走边问：“哪个单位？”

旁边有人回答：“十八团八连！”

吴中天心里一动：怎么搞的？老八团？不是说十八团已经过河了吗？

田毅成一听是十八团，脸一下拉了下来。但他想起八连是有名的英雄连队，也就没有说什么，只是在人群中寻找原来八连的连长有名的飞毛腿、战斗英雄王大成。

“怎么还在这里蘑菇？”吴中天有点生气地问。

旁边有人讥讽地说：“没办法，飞毛腿套上了绳子，飞不起来啦！”

吴中天凑过去审视了一下说话的人，是一个年轻人，光着脑袋，头发乱蓬蓬的，脸又黑又脏，但却穿着一条笔挺的咔叽布长裤，上身穿着个红背心，两只膀子抱在胸前，也在瞪着眼睛看他。